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 特藏版

第七辑

驿站长



长城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世界经典影片特藏版

第七辑

驿站长

(俄) 普希金 著

黄河 译

长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徐 爽, 孔春燕等译. —北京:
长城出版社, 1999. 12

ISBN 7-80017-424-7

I. 世… II. ①徐…②孔… III. 长篇小说-作品集-
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71265 号

世界文学名著特藏版

驿 站 长

〔俄国〕普希金

长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甘家口三里河路 40 号 100037)

北京市九阳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427.75 印张 10692 千字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 199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17-424-7/I·245

前 言

普希金是俄国十九世纪初最伟大的文学家，是使俄国文学获得世界声誉的第一个人。他在文学史上被称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后来的俄罗斯著名小说家冈察洛夫说他是“俄罗斯艺术之父和始祖”。在普希金之前，俄国几乎没有纯粹俄国风格的小说，而他的《棺材店老板》、《驿站长》等小说一发表便成为经典之作。他创立了俄国文学的语言规范，成为真正俄国的民族语言。

他打破了风行欧洲两个世纪以来的古典主义表现模式，使文学成为个人情感的自由表达方式。他率先把个人情感带进到文学的视野中，在文学中表现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乡村是他作品之中最常见的背景，他把自己最质朴的情感都寄托到乡村的纯洁生活和恬静闲适的环境中，表现了他对上流社会喧嚣浮华生活的反对；普希金使文学的目光从古典主义式的宫廷生活和贵族生活转向了“俄罗斯”的民族生活。爱情是其创作的最主要题材，从对爱情的描写中，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对自由的无限美好的幻想，对强权发出的愤怒的抵抗。

普希金在他短暂的生命旅程中为俄国文学树立了一座座丰碑，也为世界文学宝库增添了一笔巨大的财富。

普希金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有《别尔金小说集》、《杜勃罗夫斯基》、《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等，《别尔金小说集中》尤以《驿站长》最具文学价值。《黑桃皇后》、《上尉的女儿》在前几辑中我们已结集出版了，现在，我们将普希金的两部短篇小说《别尔金小说集》与《杜勃罗夫斯基》合为一册，结集为小说集《驿站长》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一次美的享受。

一九九八年七月

目 录

别尔金小说集	(1)
出版前言	(3)
一枪	(6)
暴风雪	(18)
棺材店老板	(30)
驿站长	(37)
小姐扮农村姑娘	(47)
杜勃罗夫斯基	(65)
第一部	(67)
第二部	(98)

别尔金小说集^①

普罗塔斯科娃夫人：

我的老伴呀，小时候就喜欢听故事。

斯科季宁：

米特罗方和我一个样。

——《纨绔子弟》

① 《别尔金小说集》完成于一八三〇年秋，是普希金创作的第一组散文作品。全称是《已故的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小说集》，一八三一年十月出版时定名为《别尔金小说集》，一八三四年再版时署名便改为普希金了。

出版前言

我们在准备出版这部伊·彼·别尔金的小说集时，就想对读者介绍一下已故的作者，或许这样可以让我们的读者理解他。我们在此前拜访过玛利亚·亚历山大罗芙娜·特拉菲林那，——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亲属和继承人。但是她没有向我们提供太多的帮助，因为她和这个作者也素未谋面。她指点我们去向一个德高望重的伊凡·彼得罗维奇的老朋友请教。按照她的指点，我们写了一封信。以下就是回信。我们原文刊登出来，既表达我们对这两个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以及对知己的尊重，也可以提供一个值得信赖的材料。

某某先生：

你们十五号的来信，我于本月二十三号已经收到。来信中要求我提供老友和同乡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的生平、职业、家庭和成就以及性属的材料，我很高兴为你们效劳。现在就把我和他交往过程中间的所见所闻记录如下。

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于一七九八年出生于戈留辛诺村，他的双亲都是善良、淳朴的人。她的父亲是彼得·伊凡诺维奇·别尔金少校，他的母亲是拉菲林家的彼拉盖雅·加弗里洛芙娜。他没有多少钱，但是生活十分简朴，是个善于管家的人。他的儿子在一个农村神甫的教育下成长。正是这个先生让他产生了对俄罗斯文学的爱好。一八一五年他入伍，在步兵轻骑兵团服役，一直到一八二三年。他的双亲几乎是一起过世，所以他只有回到戈留辛诺的田庄上居住。

伊凡·彼得罗维奇管理家业之后，因为年轻而且善良，所以把他父亲制定的规矩放松了。他撤换了原来严谨、有能力的村长，仅仅是因为村民们对他不满，让一个会讲故事的老妇人代替。这个夫人十分无能，她是所有村民的朋友，他们根本就不怕她，她总是放任他们，并且与他们勾结，让伊凡·彼得罗维奇用代役制度代替了劳役制度。于是，村民利用他的宽容，开始是要求放宽条件，后来就要求用胡桃、橘子之类的东西代替租金，甚至拖欠。

我是他父亲的朋友，所以提醒他、帮助他恢复他父亲原来的规矩，甚至有一次还当着村长的面去查账。但是当他看到农民的数量增加，而租金的数目却减少时，他就不让我继续查下去。当我盘查村长时，他却在呼呼大睡，我十分气愤，以后就任其发展，再也不去管他了。

但是，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因为这个而减少：因为我对他的好心和懒惰十分理解，这是年轻人的一贯毛病。他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我当然喜欢他，而他也十分尊敬我，在他死之前，我们几乎天天都见面，尽管我们在很多方面都完全不同。

伊凡·彼得罗维奇生活简朴，洁身自好，从不醉酒（这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他喜欢女人，但十分羞涩。

除了这些作品之外，他还有许多作品，有的在我这里，有的被女管家用做别的了。例如，去年冬天给窗户蒙的纸就是他的长篇小说的第一部。你们现在收集到的都是他的处女作，这些小说讲述的都是时间的事情，但是人的名字都已经改变了，村子的名字则有的是真的，比如说有时提到我们村子的名字。但是，这并非有其他的用心，而只是因为没有太多的虚构能力罢了。

一八二八年，伊凡·彼得罗维奇得了感冒，结果导致

热病，尽管经过我们当地一位能够治疗鸡眼等等顽固疾病的名医的治疗，他还是去世了。他临终前是在我的怀里，仅仅三十岁，他的坟墓在戈辛留诺村的公墓，与他的双亲埋葬在一起。

伊凡·彼得罗维奇中等个、灰色眼睛、褐色头发、高鼻子、苍白而消瘦的脸。

先生们，我所了解的朋友和同乡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的。如果我的信件对你们有所帮助，请不要提及我的名字，因为，尽管我十分尊敬作者，但是我认为他没有必要去取得作家的称呼，而我已经这么老了，这对我也不是很适合。至此，表示真诚的感谢。

一八三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于涅纳拉多沃林

我们理解并尊重作者的朋友的意愿。我们对他给我们提供的材料深表谢意，敬请广大读者珍视里面的至诚至善。

一 枪

我们开枪了。

——巴拉丁斯基^①

我发誓，我要在决斗中打死他。

(他开枪，我还可以开枪)

——《野营之夜》^②

我们驻扎在××小镇。军官的生活大家是都明白的。早晨上操，然后是马术训练，再上团长家或犹太人开的小饭店吃午餐，晚上喝酒打扑克。在××镇没有一家慷慨地招待宾客的家族，也没有一个待嫁的姑娘，在这儿，除了军装，再也没有别的了。

属于我们社交圈子的，只有一个人不是军人。他三十五岁上下，因此我们把他视为长者。丰富的经验使他在我们面前拥有许多长处，再加上他平常脸色阴沉，性情狂躁，因而对我们年轻人的思想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他的身世显得很神秘，他似乎是俄罗斯人，但又取了个外国名字。他曾经当过骑兵，也很幸运；但是他退伍并住在这荒凉的小镇上的原因却不为人知道。在这儿，他生活清淡同时又挥霍无度，他习惯于步行，着一身穿旧了的黑礼服，但他的家却高朋满座，招待我团全体军官。虽然，餐桌上只有一个退伍老兵所烹调的两三道菜，但香槟酒很多，像小河一样够你喝的。谁也不清楚他的身份和身世，

^① 巴拉丁斯基 (1800—1844)：俄国诗人。

^② 《野营之夜》：俄国作家别斯土舍夫-马尔林斯基 (1797—1837) 的小说。

但谁也不敢问他。他有不少藏书，大都是兵法书，也有小说。他乐意借给别人却从不索回，他借书也从不归还原主。他每天的主要事情便是开枪打靶。他房间里，墙壁上弹痕累累如同蜂窝。各种类型的手枪收藏甚丰，这倒是他住的这间陋室里惟一的奢侈品。他有令人不可思议的熟练枪法，如果他想从某人帽子上一枪把苹果打下来，我团谁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自己的脑瓜作为垫子。我们常常谈论决斗。西尔维奥（我就叫他这个名字）从不加入这种闲谈。如果有人问他决斗过没有，他只冷淡地回答，决斗过，却不说详细，可见他是讨厌这类问题的。我们揣测一定有人成为他那可怕的枪法的不幸的牺牲品，所以他良心很压抑。不过，我们从没怀疑他会胆小，有些人的长相让人一看就会消除上述的怀疑。一个意外的事件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

一天，我们十几个军官在西尔维奥家用餐，像平常那样喝酒，就是说灌了许多。饭后我们便请主人做庄打扑克。他谢绝了好久，因为他几乎从不赌博。终于他吩咐拿来扑克，往桌上倒出五十个金币，然后开始牌局。我们团团而坐，赌博开始了。西尔维奥有个赌博时完全沉默的习惯，从不争执，也不说明。如果赌家有时记错了，他便立即补足余款或记录下来。我们早已知道他这个习惯，从不妨碍他自行其事。但是，我们中间有个新任军官，他也来赌，漫不经心地多折了一只角。^①西尔维奥拿起粉笔，照自己以前的作法，把账结清。那军官以为他糊涂了，开口说明。西尔维奥默默地仍旧发牌。军官忍不住了，抓刷子把他以为不对的数目抹掉。西尔维奥拿了粉笔再记下。那个被酒精、输钱以及同事的笑声弄得气愤的军官，认为自己受了屈辱，愤怒地一把抓住桌上的铜烛台，对准西尔维奥扔过去，西尔维奥险些被打中。我们乱了手脚。西尔维奥脸色发白地站起来，两眼闪着光火，说道：“亲爱的先生，请出去！上帝保佑，

① 表示赌注加倍。

这事好在在我这儿。”

我们预料这个新同事定会被打死，这是必然的结局。那军官走出去，一边说，他要听庄家先生任意吩咐。赌局再继续了几分钟，但大伙感到，主人已没有心情，便都放下手里的牌，纷纷回宿舍，一路谈论又要有补缺的职位了。

第二天在跑马场上，我们正互相打听那个中尉是否死了，他本人却来到了我们中间。我们便向他提出同样的问题。他说，他还没有得到西尔维奥的任何通知。这就怪了。我们便去找西尔维奥，发觉他站在院子里，正对准钉在门上的爱司牌接连射击，一发接一发。像往常一样他接待了我们，昨晚的事，一句话也没有说。过了三天，中尉还活着。我们吃惊地问：难道西尔维奥不决斗了？不错，西尔维奥没有决斗。那种冷淡的解决法居然使他如愿，他心平静了。

在青年人看来，这些事大大地损害了他的形象。胆量不足比别的更难得到青年们的谅解，他们惯常把胆量当成人类最重要的美德，而别的罪孽都可以忽略。可是，不久这一切都渐渐平息，西尔维奥也恢复了以前的威望。只有我一个人是例外，不能够再跟他亲近了。我天生就有浪漫的幻想，这之前，我比任何人更敬重此人，他的生活神秘，他本人在我看来简直是一部冒险小说里的主角。他爱我，至少，他只对我一个人没有用他习以为常的尖刻的言辞来讥讽，跟我交谈各种事情，总是真诚而快乐。但是，打从那个不幸的夜晚以后，我始终认为，他染污了名誉，而没有洗刷掉只能怪他自己，这个想法一直没有消失，使我难以像从前那样对待他。我不好意思看他的脸。西尔维奥太聪明了，并且有经验，他不会不觉察和猜出原因。看来，这件事伤了他的心，我至少发现有两三次他想跟我说明，我回避他，西尔维奥也就算了。从这以后，我只有跟同事们在一起的时候才跟他见面，以往那种真诚的谈话中止了。

城里心不在焉的居民，很难体会到乡下和小城镇的居民熟

悉的那许多感受，例如等待来信的日子：每逢礼拜二、礼拜五，我们团部办公室便全是军官。有的人等钱，有的人等信，有的人等报。在那儿，邮件往往当场拆开，新闻当即流传，办公室便呈现出一派非常热闹的景象。寄给西尔维奥的信附寄我团，他也就经常到那里去。有一天，他收到一封信，急不可耐的拆开来。他浏览了一遍，眼睛发亮。军官们各看各的信，没有注意他。“先生们！”西尔维奥向军官们说，“不得已我要立即离开这里。今晚我就要动身。我希望，诸位不至于拒绝邀请，到我那里最后一次聚餐吧！我希望您也来。”他转向我继续说，“一定来呀！”说了这话，他便急忙走了。我们约好在西尔维奥家里碰头，然后各自走散。

我于先前说好的时间到了西尔维奥那里，几乎全团军官都已到了。他的行李已经整理停当，房间里只剩下四堵墙壁，光光坦坦，全是弹孔。我们在桌边坐下。主人精神焕发，他的兴致激发了大家。酒塞子接二连三蹦出来，大酒杯在冒气泡，我们祝愿离人一路顺风和幸福。等到我们从餐桌边站起来，已经是傍晚了。大伙儿都在取帽子，西尔维奥跟他们说再见，当我正要走出门的那一瞬间，他抓住我的手让我留下。“我想跟您谈谈。”他轻声说。我就没走。

大家离开了。剩下我跟他，相对而坐，不作声，抽烟。而西尔维奥心神不定，那种疯狂性的快活已经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了。阴郁的脸苍白，眼睛发亮，那神色活脱脱是个魔鬼。过了几秒钟，西尔维奥开腔了。

“说不定，咱们以后再也不会重逢了。”他对我说，“离别以前，我想跟您解释一下。您可能已经注意到，我是很少理睬别人的意见的，但是我爱您，我觉得，给您脑子里留下一个不公正的印象，那会使我伤心的。”

他沉默了，动手装他那已经烧光了的烟斗，我默默低下眼睛。

“您不能理解，是吗？”他接下去说，“我并没有向那个无理的酒鬼要求决斗。您会同意：我有权选择武器，他的命就由我控制，而我却几乎毫无损失。不过我本可以把自己打扮成大度，但我不愿讲假话。如果我能够对付他而完全没有一点风险，那么我决不会饶他一条命。”

我吃惊地望着西尔维奥。他这么推心置腹让我反而有点不知所措。他再往下说：

“事情是如此：我无权去送死。六年前我挨了一记耳光，仇人至今还活着。”

这话一下子引起了我的好奇。

“您没找他决斗吗？”我问，“大概，有什么将事情解决了？”

“我跟他决斗了，”他回答，“请看，这就是决斗的痕迹。”

西尔维奥站起来，从硬纸盒里取出一顶带金色流苏的红帽子（这便是法国人称为警察帽的东西），他戴上，帽子在离额头约一寸处有一个弹孔。

“您清楚，”他又说，“我当时在骑兵团服役。您知道我的性格：我习惯了出风头，小时候便养成了这种强烈的性格。我们那个时候，斗殴惹事算是风尚，我便是军队里第一个喜欢惹事的。喝酒以海量自夸：我比布尔佐夫，那个杰尼斯·达维多夫曾经写诗赞颂过的人还要厉害。我们团里决斗是经常的事情：一切决斗的场合我都参加，要么作为公证人要么作为当事者。同事们尊敬我，而经常调换的团部的上司却把我当成摆脱不了的祸根。

“正当我心安理得地（或者不安地）享受我的荣誉的时候，我团新调来一位青年人，他有的是钱，并且出身豪门（我不愿说出他的姓名）。我一生从没有看见过这得天独厚的命运骄子！您想想看，年少，机灵，英俊，寻快活时疯狂，逞能时不害怕，显赫的姓氏，花钱如流水，也永远花不完。请想想看，他在我们中间有多大的冲击啊？我的优越地位不稳固了。惑于我的虚

名，他便寻求我的友谊。但我对他很冷漠，他也就无所谓了。我恨他。他在团里以及女人堆中的得意使我完全沮丧了。我开始跟他作对，对于我的挖苦话他也用挖苦话来回敬，并且他的挖苦话，我私下估计总是突然而且有趣味：因为他只不过是寻开心，而我却带着仇恨。临了，有一天在一个波兰地主的舞会上，我眼见他成了所有女士们注目的中心，特别是那个跟我有过私情的女主人，我便对他吐了一句赤裸裸的鄙话。他红脸了，打了我一个耳光。我和他都奔过去抽刀。女士们吓得晕过去。我们被人扯开，当天晚上我们就去决斗。

“那时正黎明。我带了三个公证人在约好的地方站着。我焦躁地想见到仇人。春天的太阳升起了，天气热起来。我看见他从远处走过来。他着军服，挂佩刀，一个公证人陪着他。我们迎上前去。他走过来，手里捧一顶装满了樱桃的帽子。公证人量好十二步距离。我应该先放枪，可是，气愤使我平静不下来，我不敢肯定我会打得准，为了让自己有时间冷静下来，我让他先开枪。对手不同意。于是决定抽签：他占先，他真是个一贯走红的命运骄子呀！他瞄准，一枪打穿我的帽子。轮到我了。他的命运终于由我支配了。我盯住他，一心想要搜寻他身上丝丝恐怖的迹象……他站在枪口前，从帽子里挑选熟透了的樱桃一粒一粒送进嘴里，吐出果核，吐到我跟前。他无所谓的态度使我气愤。我想，当他根本就不珍惜生命的时候，夺去他的生命有什么意义呢？一个毒计掠过我的脑子。我放下手枪。‘您目前对死好像并没有时间理睬，’我对他说，‘请回家吃早饭吧！我不想干扰您。’‘您根本没有干扰我，’他反驳说，‘请开枪吧！不过，也随您的意，您还有权放这一枪，我任何时候都听从吩咐。’我回转身向公证人宣布，我今天不打算放枪，决斗就此中断……

“我退伍以后便躲到这个小镇上来。从此以后没有一天我不想到要复仇。现在复仇的时候到了……”

西尔维奥从兜里掏出他早上收到的那封信给我看。有个人

(大概是他的代理人)从莫斯科写信给他，某某人物就要跟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姐结婚了。

“您清楚，”西尔维奥说，“那个人物该是谁吧！我这就上莫斯科去。我们倒要看看，他在结婚前夕对死神是不是也像从前边吃樱桃边等死那样心不在焉。”

说这话的时候西尔维奥站起来，把那顶帽子扔到地上，接着便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活像笼子里的一只老虎。我没动弹，听他说，一些奇怪的互相冲突的感情使我激动不已。

仆人进来说马已经备好。西尔维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们亲吻告别。他坐上车，车里放着两只箱子，一只装手枪，另一只装生活用品。我们再次道别。马便飞跑着消失了。

二

没几年，家道中衰使我移居到H县一个穷乡来。我料理家务，心里却暗暗地怀念以前那种热情自在的生活。最难受的便是要在完全的孤寂中打发秋天和冬天的夜晚。晚饭前还可以找村长谈天，驱车到各处巡视一番，或者，检查一下新的设施，时间好歹还可以消磨。但是，一到天黑，我可不清楚该怎么办了。我从柜子里和库房里找到的仅有的几本书，早已倒背如流。管家基里洛芙娜所知道的一切故事，早已对我讲过许多次了，村妇们的歌使我忧郁。我开始喝不甜的甜酒，但喝了头痛。我得承认，我担心会变成一个空虚的酒鬼，就是说，混账的酒鬼。这号人在我们县里我已经见得够多了。我没有别的近邻，只有两三个“混账的”酒鬼。他们一说话就不断打饱嗝和叹气，孤独比起和他们在一起还好受些。

离我们那儿四俄里有一座富裕的田庄，是伯爵夫人的产业。但是那里只有她的管家料理，伯爵夫人仅仅在她结婚的那年来过一次，并且只住了不到一个月。可是，在我过孤独日子的第二年春天，传闻伯爵夫人跟她丈夫夏天要下乡来。实际上，六